

July 2024

The Stylistic Chang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Drama Commentaries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n Meng
mengxin@fudan.edu.c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Meng, Xin. 2024. "The Stylistic Chang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Drama Commentaries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2/1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文体承变与理论革新

孟 昕

摘要:报刊剧话与聚焦传奇杂剧、文学批评本位的古代曲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直接滥觞于清中后期文人的梨园花谱写作。经由报刊媒介的形塑、戏剧改良思潮的推动与中外剧论的滋养,剧话于民国元年前后定型为一种以京剧、新剧等舞台流行剧种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即时化、公开化、品牌化的跨平台专栏创作为特色生产模式,文本与舞台兼重、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舞台本位意识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建构发展反映了古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重心由“剧本作法”向“表演艺术”的迁移,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的日趋分离亦可视作传统剧论对近代传奇杂剧、花部戏曲、外来新剧“三足鼎立”之全新剧体格局的直接回应。

关键词:清末民初; 报刊; 剧话; 批评文体; 戏剧理论批评

作者简介:孟昕,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史与戏曲理论批评研究。通信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中文系,200433。电子邮箱:mengxin@fudan.edu.cn。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现代报刊剧话编年叙录与研究”[项目编号:22YJC751022]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杂剧古今演变史及历代杂剧文献汇释”[项目编号:19ZDA259]、“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79]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Stylistic Chang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Drama Commentaries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paper drama commentaries and ancient drama commentaries focusing on *chuanqi-zaju*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a simple linear inheritance, but directly originated from the writing of flower register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Thanks to the press, the trend of theater improvement, and Chinese and foreign theater theories, drama commentaries became a comprehensive art criticism genre. Their primary objects of criticism were Beijing opera, modern drama, and other popular stage plays. The production mode of these commentaries was cross-platform columns that were immediate, public and branded. They placed equal emphasis on both text and stage,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criticism. The development of stage-oriented consciousness in newspaper drama commenta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reflects the migration of the focus from “script composition” to “performance art” within the “dramatology” system of classical drama theory.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drama commentaries focusing on *chuanqi-zaju* and the gradual separation of Beijing opera from modern drama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traditional drama theory’s direct response to the brand-new drama pattern of the “triple triad” of *chuanqi-zaju*, local opera and modern drama.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drama commentaries; critical style; drama criticism

Author: Meng Xin, Ph. D.,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and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interest includes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e. Addres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200433, China. Email: mengxin@fudan.edu.cn.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Youth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22YJC751022) and the Major Project

引言

报刊业的发展在中国古典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戏剧领域,“话体”这一传统批评文体亦以报章杂志为依托,在全新的创作传播机制下焕发出别样生机,与新生的专题论文、论著体式共同跻身近现代戏剧批评的主流文体行列。^①20世纪上半叶的报刊中涌现出大量以“剧话”“剧谈”为题名的话体戏剧批评作品,据笔者初步统计,其数量已逾两千种。其中如冯叔鸾《啸虹轩剧话》、徐凌霄《凌霄汉阁剧话》、翁偶虹《偶虹谈剧》等评剧名家以专栏连载形式发表的剧话,创作周期往往长达数年,总篇幅则多达十几万字。相较于聚焦传奇杂剧、以文学批评为本位的古代曲话,报刊剧话的批评对象、文体形式和理论重心都发生了显著改变。在“平量戏剧之编演二方面”(天行室主,《评剧之意义及其分类(四)》)、究明“演艺之学理”(马二先生《神州日报》1916年8月2日)的舞台本位批评理路下,活跃于大众剧场的京剧、新剧成为当时报刊戏剧批评的核心剧种,报刊剧话也逐步发展为文本与舞台兼重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内容广涉古今中外各种戏剧样式的编、导、演、观、评各环节。这一规模庞大的文献集群一方面即时记录着近现代剧界活动的真实生态,另一方面也为本土戏剧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诸多切实贡献。

近年来,学界对报刊业影响下传统戏剧批评的现代转型问题多有关注。但相较于专题论文、剧评等新兴文体,既往研究极少对“旧瓶新酒”式的报刊剧话进行独立讨论。^②研究者对报刊剧话的历史渊源、演进线索、批评特色等基本问题尚未作出全面明晰的论断,研究路径的模糊也为剧话文献的发掘利用带来了不少阻碍。回溯其发展历程,清末民初恰是报刊剧话由诞生走向繁荣的关键时段。本文旨在从原始文献出发,全面梳理该时期报刊剧话诞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探析作为传统批评样式的剧话于清末民初在新思想、新媒介影响下所完成的文体重构与理论革新,在古今通变的视野中重审近现代报刊剧话的戏剧史、批评

史意义。

一、历史回溯:近现代剧话写作传统界说

在中国传统戏剧学语境下,“曲”“剧”二词虽均可用作戏剧的代称,其内涵指向仍各有侧重。在“诗歌文学”“综合艺术”(谭帆 陆炜 62)的戏剧观念差异之外,就所涵戏剧类别而言,“曲”往往作为传奇杂剧的专名被广泛应用,“剧”则可同时容纳非南北曲体制的花部诸腔。^③在话体批评领域,明中叶起以传奇杂剧为主要批评对象、围绕剧本批评形成的“曲话”写作传统与近代以来流行于报刊的“剧话”之间也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

中国戏剧学史上最早以“剧”为题的话体著作问世于清中叶。出于综合艺术观念下对戏剧故事搬演属性的重视,李调元、焦循的戏剧研究中展现出鲜明的“曲”“剧”二分观念,演剧史探索与剧作本事考评的内容篇幅在二人的话体著作中显著增加。李调元将该部分内容进行独立编排,在《雨村曲话》外单独辑出《剧话》,焦循则径自将作品命名为《剧说》。花部诸腔也以此为契机首次进入话体著作的批评视野,《剧话》《剧说》均涉及少量对花部声腔历史、剧作内容的讨论,焦循亦另著有《花部农谭》专论其剧作故事。但总体来看,这三部著作仍未能脱离曲话诞生之初即建立起的文学批评本位、聚焦案头的写作惯例。道咸以后,当文人在剧本批评、剧史考证中不再关注花部诸腔时,这部分内容也又重新回到“曲话”题名之下。^④凡此种种,都与近代以来报刊剧话舞台本位的批评思路有着显著差别。概言之,二者虽同样题作“剧话”,同属于中国传统剧论中“以综合艺术观念为指导,以阐明戏剧剧本作法和戏剧表演艺术为核心”的“剧学体系”(谭帆 陆炜 65),但李、焦著作中涉及戏剧搬演的文字多是记录、考证而非文艺赏评,赏评之落点亦在于“剧本作法”,而报刊剧话之“剧”侧重的则是“表演艺术”。

那么在报刊剧话诞生之前是否存在以“话体”撰成的演剧批评作品?翻检历代论剧文献,符合独立成编、随笔散谈之“话体”体例要求者,

仅有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四十六种》载《梨园原序》《见闻杂记》两种艺人笔记。《梨园原序》从脚色、声腔、鼓板各方面详考“梨园出处”(刘亮采 227),介绍梨园行规习俗,间或借由考证旧制来指出当下舞台搬演的“非法”(239)之处。《见闻杂记》的内容体制与之类似,主体部分是对“参堂”“加官”等具体表演程式、锣鼓曲牌的考索解析,并录有梨园登场字诀两种。较之同一时期的李调元、焦循作品,二著与现实舞台的联系更加紧密,并在记录考证外增加了艺人视角下对演剧技法的探索。故而其虽未以“剧话”冠名,实际上已可被视作体例完整、考论兼备的演剧之“话”。但二著问世后长期以抄本形式在伶界内部流传,因此也难以在报刊剧话诞生伊始对其产生直接影响。

上述结论也在清末以来报刊剧话撰著者对自身写作传统的述说中得到了印证。无论是包括李调元、焦循“剧话”在内的剧本创作、剧史考证之“话”,还是《梨园原序》《见闻杂记》这两种有实无名、伶人本位的梨园演剧之“话”,都未曾被时人提及。就形式体例而言,时人认为报端所载剧话、戏评“性质与诗话、笔记类似”(沈芳尘):“诗话为评诗之文字,诗中精义,题外余韵,乃至作者之遗闻轶事,一篇之章法句法,皆择精语详,颇饶意味。戏评之于戏,亦犹是耳。”(缪子)撰有《吟秋轩剧话》《菑菑室剧话》等多种长篇剧话的评剧名家张肖侗直言“予剧话命名之由来,实昉于各家诗话,随得随录”,“特以此名,概我对于戏剧之琐碎言论耳”(天行室主,《评剧之意义及其分类(五)》)。而在内容方面,时人多将报端包括剧话在内的戏剧评论视作“晚近报纸中新流行之笔墨”(沈芳尘),并判定梨园花谱为“评剧文字之滥觞”(《芳尘剧话》)。

在中国文论史上,诗话在话体批评各体中诞生最早,体例最为成熟,对词话、曲话、小说话诸体的兴起具有特殊的示范效应。近代报刊诞生后,话体批评刊载平台的迁移、专栏连载模式的建立也同样肇端于诗话。^⑤在我国最早集中刊载文艺批评作品的报刊《瀛寰琐纪》中,同诗话、词话并列的戏剧批评作品并非曲话,而是梨园花谱《燕市群芳小集》《瑶花梦影录》。清中叶后,观剧赏艺日益成为文士、商贾乃至普通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在雅文学体系内亦处于边

缘位置的曲学批评,演剧批评显然更加切合报刊的受众需求,而撰写花谱正是自乾嘉起文人介入演剧批评的主要方式。如《群芳小集》《明僮小录》等直接载入报刊的花谱自不待言,早期报馆文人所撰其他各类评剧文字也普遍承袭了花谱评伶的写作模式——报刊剧话自然也处于这一写作传统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梨园花谱中的确存在一类独立成编的话体著作——学界称其为“菊话”(吴存存 171)。如张际亮《金台残泪记》卷三《杂记》、杨懋建《梦华琐簿》、艺兰生《侧帽余谭》等著,多记梨园掌故轶闻,兼有品评伶人色艺的零言碎语。这种有别于李调元、焦循“文人剧本写作之‘话’”(刘明今 764)的“具有文化史意味的另类剧话”(765)确实为报刊剧话的写作奠定了基础。然而,限于此类花谱的论说对象——清中后期京师伶人兼任侑酒、演剧二职的复杂身份,诸作中仍然掺杂了不少征歌选色的非戏剧内容。故而从文体角度来看,这类作品尚未完全转化为专言戏剧的独立剧话。

综而言之,近代报刊诞生前,文人主要以撰写梨园花谱、品赏伶人色艺的方式介入演剧批评。此时虽已有《梨园原序》《见闻杂记》两种艺人撰写的演剧“话”问世,但在主导传统文艺批评的文人视野中,舞台本位的“剧话”文体尚未产生。据笔者考察,报刊剧话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的定型约发生在 1912 年前后。从赏色评伶的梨园花谱到综合艺术观念统摄下的报刊剧话,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传统批评资源与新媒介、新思想在此过程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下文将从文体形式、理论内容两方面对此加以详述。

二、文体重构:刊载空间的生成与报刊剧话的兴起

中国本土报刊与戏剧批评的结缘始于上海。1872 年《申报》创刊后,即以《戏园琐谈》等“夹叙夹议的戏曲报道”开创了“新闻报道中的评论之风”(傅谨 14)。此后的近三十年间,沪上三家商业大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成为报刊评剧文字登载的主阵地。与此同时,作为私寓文化特殊产物的京师花谱也在科举交游中传播至

沪上,上海开埠后剧业的繁荣、寓沪文人群体的形成又催生出《瑶花梦影录》《粉墨丛谈》等品题本地优伶的花谱。其时主持报馆笔政者多为嗜好观剧赏伶的传统文人,士伶交往、赏剧评艺的文化空间遂由花谱书册扩展至报刊平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报刊戏剧批评一方面延续着花谱评伶的传统写作模式,另一方面也在报纸特殊的内容、版面规定与时代思想的新要求下不断发生新变,报刊剧话亦随之诞生、成长。本文将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演进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报刊剧话的诞生:花谱写作模式的承续与改造

戏剧及其论评在早期报刊中并没有固定的刊载园地。除了《瀛寰琐纪》这种汇录大报未刊稿件的特殊刊物,版面较充裕的期刊此时几乎与戏剧无涉,报载戏剧论评则混编于新闻、社论中,刊载空间极为狭小,内容也多服务于报纸的时效性、公共性需求。故而早期流行于报端的评剧文体,一方面是自花谱文体分割而来、篇幅短小的序跋、题咏、评传、记事随笔等传统体式,另一方面则是在时评、社论等新闻文体影响下产生的剧评与论说文。依循报首论说栏目体例生成的戏剧论文注重探讨戏剧禁毁等宏观政策、理论问题,剧评体则“借鉴新闻评论的方式进行戏剧批评”,其特点在于“所评能紧跟当下演出形势,具有新闻性和时效性”(赵海霞 80)。

上述诸文体的发展都对报刊剧话文体面貌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随笔漫谈、条目连缀是剧话的基本形式特征,前述剧评、论说、题咏、评传、记事随笔等均可通过随机组合的方式形成一部完整的剧话。但也正是这种自由松散的结构特色,使得剧话对报刊版面的空间尺度与稳定性有着更高的要求;相较于其他文体,剧话的生成过程也更为迟缓。笔者所见最早的报刊剧话是1886年7月8日《申报》所刊《菊部新谭》,部分内容如下:

庆顺和班以秦腔驰名日下,班中老生十二红、十三红歌喉浏亮,响遏行云,一曲登场,万人喝采。五月中二人夤夜私逃,以致顾曲无人,歌场寥落,班主乃邀请花旦飞来凤,俾得多赚戏资。[……]经班中人控诸中正司署,司官立派差役锁赵及梁下狱。旋于廿三日

羊城。

该作由两则记事随笔组成,批评成分极其微弱。此后《申报》又刊载了《菊部清谈》《戏场书所见》等零星几种剧话,面貌皆与《菊部新谭》类似,各由二到四则简短的梨园见闻组成。其中《菊部清谈》可视作前述剧评体与记事随笔体的混合,内中对京师同春班所演《战宛城》有略为详细的评论:

京师同春班以《战宛城》戏剧擅名,每一登场,座无虚位。盖老生小叫天扮张绣,有色有声,惬意贵当;大净金秀山扮曹操,描写奸雄情状,亦能委曲传神;而其扮张绣嫡母之田桐秋,玉软花嫣,脂柔粉腻,宛如十七八好女子,几令人忘其乌之雌雄;以故哄动一时,万人倾靡也。四月二十七日,方在大栅栏庆和园开演。忽有中西坊署差役将园中掌柜传去,[……]说者谓有某当道见此剧淫荡不堪,有关风化,故飭令一律禁演也。然乎?否乎?

该作对花旦田桐秋的评价仍着重于色相,未脱花谱习气,但总体已是一部立足当代演剧活动,有批评、有观点的完整剧话。概言之,兼具记事、批评功能,以舞台演剧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报刊剧话在19世纪末的《申报》中已初具雏形。但受制于报纸有限的刊载空间,为数不多的几种作品更侧重梨园掌故新闻的记载,批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二) 批评空间的扩展:小报风潮中的专栏剧话

以1897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为起点,文艺小报在1900年前后成为戏剧批评的又一重要刊载平台。早期小报在版面设置上仍采用与《申报》类似的混编体例。但得益于其对伶界艺事更高的关注度,内中所刊剧话数量相较于《申报》等商业大报已有所增加。《游戏报》在1897年至1902年间已登载了至少二十种短篇剧话。1901年,《世界繁华报》又在小报中开创了按类分栏的编排体例,先后设置“菊部要志”“梨园杂录”等多个评剧专栏,并公开向读者征集剧评。此后如

《花天日报》“顾曲闲评”栏(1903—1905年)、《笑林报》“粉墨丛谈”栏(1906—1907年)等均仿其例,《游戏报》也在1905年由混编改为分栏排版。小报戏剧专栏的诞生为剧话构造了更加稳定、充裕的刊载空间,同时也促进了剧话文体的形态与功能衍变。

专栏化创作是近现代报刊贡献给传统话体批评的全新生产机制。小报评剧专栏通常由不著撰者的多则短章连缀组成,其整体体例可被视为一种“专栏剧话”。空间扩展对小报剧话文体形态的影响主要也体现在这类专栏作品中。一方面,部分专栏剧话开始在每一条目之前增加独立标题。如《世界繁华报》的《菊部要志》在1901年10月11日这期就由“说子弟班”“小叫天左右做人难”“记王长林”等六则短评组成,有叙有评,内容丰富。另一方面,新闻掌故、剧评伶评、传记题咏诸体在小报专栏空间内已经实现了自由组合,剧话的文本结构也变得更加松散灵活。如《桂仙观剧记》《记丹桂角色》等具有一定篇幅、能够完整承载批评功能的单体剧评,以及《记春仙角色》《记金月梅》等伶人品评题咏之作,都已被纳入专栏名目之下。^⑥

刊载空间的拓展与文体形态的改变直接推动了剧话理论批评功能的扩充。此时小报中已经出现了以演剧批评为主、记事为辅且有一定艺术思考的剧话,如《游戏报》1901年12月7日所刊《顾曲闲情》:

前夜桂仙脚色,除朱素云外,余如林小芬、崔玉楼、小金钢钻等皆初次上台,故看客陡见其盛。

京班戏中生净副末固有分档,而一出中两角登台,更有正角副角之判。正副者,宾主也。如《定军山》之黄忠是正角为主,若赵云则倍黄忠而作,是副角为宾。故赵云应出力之处,须让与黄忠,而黄忠乃显。前夜林小芬扮黄忠,其得神处无论矣。乃看客中有谓赵云不甚出力者,岂知言哉?

小金钢钻台步声容,可称佳妙。惟配以牛松山扮武生,似嫌参差不类。

作品第二、三则均聚焦于演剧评赏,并特别提

出了舞台表演中的脚色配搭与正副角关系问题,总体上已具有明确的艺术批评属性。此类作品在专栏剧话中数量更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作中理论批评内容的占比亦呈现出增长之势。

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受到清末文艺小报的娱乐价值取向与文人视演剧为小道的观念所限,这一时期小报剧话的批评功能主要是由作品的广告、新闻属性推动生成的。诸作常在剧评后附以戏码预告,并用“有周郎癖者,曷往观乎”(《记桂仙》)等号召语作结,各戏园的新剧编排进展也常在剧话中率先披露。梨园消息的分享传递是清末小报剧话的首要撰著动机。这其中既有诸戏园“折柬相邀观剧”(《观剧闲谈》)、报人撰文为之揄扬的商业因素,亦有“违心之论,识者所嗤,故不得不纠其谬,以为顾曲周郎告也”(《论〈查潘斗胜〉》)的同好交流需求。小报剧话的理论批评功能较之早期《申报》等大报的记事类剧话虽已有所进展,但整体上仍难免是“新闻或市场价值大于批评价值”(张天星 242)。

(三) 批评意识的自觉:专栏创作机制的成熟与剧话文体定型

1902年,梁启超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揭开了戏剧改良运动的序幕,为革新剧界、改良社会提供思想舆论支持此时成了评剧者的新诉求。严肃剧评意识的发展与对言论自主的追求促使诸人开始主动规划、争取独立的刊载园地。首先,版面空间更充裕、言论属性更鲜明的期刊成为剧话的全新刊载平台。首部专业戏剧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在1904年问世,其中“丛谭”“纪事”两栏连载了《舞台掌故》《梨园杂志》两部记事类剧话作品;此后《新朔望报》《旅客》等综合性期刊又专门设置“戏曲”“剧谈”栏目刊登剧本、连载剧话。随后,伴随着启蒙与商业双重主题下分栏式大报文艺副刊的诞生发展,报纸评剧空间也由文艺小报逐步扩展至综合性大报副刊的评剧专栏。上海《时报》于1907年2—3月间在栏目式副刊《报余》中设置“品剧/剧谈”栏,连载了“新剧之结果”“剧场改良说”等数则戏剧改良论评文字。《顺天时报》在1908年开设的《消夏录》“戏评”栏及栏目式戏剧副刊《消闲录》总体上虽仍秉持着游戏遣兴的创作心态,但也出现了燕市游民《剧界闲谭》这般以书册体例自主撰成,兼具传统伶艺品第旨趣与近代戏剧改良视野的长篇论评。民

元前后,大报副刊又在革命思潮中实现进一步发展,由特约撰稿者乃至职业剧评人主导的专栏连载式剧话在其中流行开来,由此打开了剧话文体发展的新局面。

以《文娱报》“梨园”(1908年)、《国华报》“粉墨场”(1910—1911年)、《北京新报》“戏评”(1910—1913年)为代表,前述署名意识淡薄、商业消闲色彩浓厚的早期专栏剧话写作模式至民元前后仍有延续。但在同一时间,启蒙风潮中戏剧批评自觉意识的出现已为专栏剧话创作机制的演变埋下了伏笔。倡言改良的《时报》“剧谈”栏目在初创时即以笔名标示了各部分内容的著作权归属。^⑦1910年2月至1911年2月,包天笑在《时报》新闻版版末重辟“剧谈”栏,除了各条目不设标题外,体例、宗旨一仍其旧,由包氏及其友人徐卓呆共同撰稿。该栏目在开办两月后开始公开征稿,并陆续登载了陆镜若、何海鸣、陈景韩等新剧同好的评剧短札,总体仍由包、徐二人主撰。志趣相投的友人同好借助报界资源开辟专栏、围绕大致固定的主题发表议论,这一全新的专栏剧话创作机制与梁启超在《新小说》主持连载的《小说丛话》(1903—1904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剧谈”此时并非《时报》的常设栏目,它在1907年、1910年的两次开设均系出于明确的理论批评诉求。

而同样由包天笑主持、1911年7—10月设于《时报》副刊《滑稽时报》的“剧谈”栏目又有新的改变。诞生于晚清谐趣文化潮流中的《滑稽时报》主要刊载谐文与小说。在该刊问世5个月后,以《〈二十世纪新茶花〉之来历》一篇剧评来稿为引子,主编包天笑自7月20日起在刊首复设“剧谈”栏目作为个人评剧园地。该栏所评剧目以新编戏为限,且对早期话剧的编演状况尤为重视,与副刊其余滑稽文字风格迥异。直到9—10月间,“剧谈”的栏目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内中加入了醉剧《群舞台女伶月旦》等传统伶艺品评之作,包氏的个人专栏此时已转化为副刊谈剧文字的集合地,早先关注新剧建设的栏目精神内核也已于无形中消散。1912年4月,为与副刊的趣味导向相区别,包天笑复将“剧谈”移回新闻版版末,并集中刊载了署名为“芬”的一组新剧评论文章。然而在不久后,包氏便放弃了对“剧谈”栏目整体批评导向的维护,转而为自己的谈剧文字冠以“钊

影楼剧话”的独立题名,将其与《花部宵谈》等主题多元、观念各异的剧话剧评作品共同置于“剧谈”栏目下——这一园地此时所承担的,更多只是集合版内评剧文字的空间规划功用。

“室名字号+剧话/剧谈”这一剧话命名方式的出现标志着专栏剧话的另一种新形式——个人专栏剧话的诞生。创此先例、声名亦最著者,当属郑正秋在1910年至1913年间发表的“丽丽所”系列剧话。1910年11月,《民立报》刊载了郑正秋《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系列来稿。郑氏首先在26日的《戏言》中申明“戏剧能移易人性情,有裨风化不少”“改良戏剧,不在竞编新剧,要在修改旧剧”的理论主张,确立脚本剧情与唱做表演并重的批评标准,复以《伶评》论说旧剧诸伶的表演技艺,整部作品有着明确的批评导向与鲜明的个人风格。《民立报》稿件刊发未毕,其续作《丽丽所戏言补》《丽丽所优语录》已开始于《国华报》“粉墨场”栏目中连载。此后以《民立报》社长于右任聘其主持《民立画报》评剧专栏为开端,郑正秋又先后以主笔身份在《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等报陆续连载了《丽丽所观剧记》《丽丽所戏剧谭》《粉墨场中之杂货店》等多部作品。无论是作为投稿者还是专栏主持人,郑氏在不同报刊发表的剧话大都以“丽丽所”作为统一题名——这实际上是郑氏为其思想主张在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连贯、完整传达所刻意打造的品牌标识。不同报刊登载的“丽丽所剧话”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没有必然联系,但在批评理念、话语体系上实属一脉相承。这种以作者本人的批评个性凝聚文本,能够超越时空限制、跨报刊组合登载的新型专栏剧话日后也成了民国评剧家最为青睐的剧话文体样式。时人所称“四大评剧家”中,冯叔鸾《啸虹轩剧话》(1912—1921年)在《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上海亚细亚日报》《神州日报》等处持续连载了十余万字,张肖伦《蓓蓓室剧话》(1917—1946年)的刊载平台更是跨越了《锡报》《十日戏剧》等三十余种不同报刊。

报刊剧话的专栏创作从不著撰者、仅供消闲到同人合撰、明确文责,进而发展至特定报刊专栏整体批评导向的解散与个人剧话专栏跨平台刊载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剧话与具体某一报刊的评剧栏目开始在空间位置及文体意义上实现分离,著者的主体性、报刊剧话的文体独立性亦在其中

得以凸显。“剧评之成为专科,实当自正秋君始。”(亦佳)民元前后,评剧之风蔚起,“国中大小报纸,几无不列评剧一栏”(剑云 189),但这时的评剧专栏已无法像早期小报专栏那般被视作一种完整的剧话体作品。戏剧批评的自觉意识在此时进一步表现为评剧队伍的扩大、署名意识的增强与批评文体的多元发展。如郑正秋主持《民立画报》时戏评“不登来稿”“求言论一致”(《粉墨场中之杂货店》)的做法在民国后已不多见,报刊评剧栏目成为撰者、文体各异的评剧文字集合地。专栏剧话文体成立的主导因素由报刊变为著者,个人专栏剧话蔚然成风,同人合撰作品也逐渐脱离报刊栏目完成独立。^⑧即便是一些单期刊载的短篇剧话,此时也好以室名字号立目、借此凸显批评个性。1912年的《时报》除了在新闻版“剧谈”栏独立连载的《钏影楼剧话》《花部宵谈》之外,副刊《滑稽余谈》也同步登载了《耕尘舍剧话》《咏蓼轩剧谭》等多种剧话;《申报·自由谈》在完成吴下健儿《戏考》的连载之后,亦将“戏评/剧谈”栏目固定化,在民初陆续刊发了便便《剧本考实》、柳遗《东篱轩谈剧》等风格各异的独立作品。进入民国以后,报刊剧话的文体形态已渐趋于稳定。

就文体功能而言,这一阶段,自觉的批评意识、鲜明的理论诉求与剧话随言短长、拉杂命笔的形式特征也在碰撞与磨合间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在西方学术文化与报章政论新文体的影响下,围绕戏剧功用、改良对策与悲喜剧等理论问题所作的论说文规模日盛,成为改良运动初期报刊戏剧批评的主流文体——这一成就被剧话所吸纳,便造就了1907年后报刊剧话理论功能的显著成长。1907年至1910年间,说理成分远重于实践批评的立群《菊部杂说》(《新朔望报》)、龙《剧谈》(《旅客》)、素《说剧》(《帝国日报》)等著首开理论类剧话之先河。随着戏剧改良舞台实践的发展与演剧市场的持续繁荣,此类作品在民国后已不多见,但剧话区别于一般剧评的理论功能在评剧家群体中仍备受重视。冯叔鸾《啸虹轩剧话》便将“就艺褒贬”与“泛言剧理”(《游戏杂志》1)置于并列位置,并明确指出:“剧话之作,较诸剧评范围稍广。盖评之云者,必徵之实相,而剧话则可以就演艺之学理上发挥也。”(《神州日报》1916年8月2日)紧密结合剧界演出的“实相”批评始终是剧话立体之本,而理论功能的发展、创作机制

的成熟与报刊评剧栏目普及后刊载空间的扩充亦进一步使得报刊剧话观点性与资料性并重、理论言说与实践批评有机结合的独特文体优势得以全面发挥。

与此同时,在报刊载体公共性、时效性特征的共同作用下,近代戏剧编演、批评与理论言说的即时互动生态在剧话一体中又有其特殊呈现。清末民初几部体量较大的个人专栏剧话常有读者来信与作者回应,郑正秋《粉墨场中之杂货店》部分篇目更是直接以回答读者提问的方式撰稿。一部具备自主品牌意识、跨平台长期连载的个人专栏剧话往往能够动态展示出著者的批评观念、思想在其与剧界的即时沟通中不断发展的立体生态,理论言说与实践批评的共同在场亦可起到互补互参之效。就其对现实舞台的干预来看,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名家专栏剧话对剧界的宣传与监督效用也远非一般剧评可比。

综上所述,经过近三十年的酝酿发展,报刊剧话文体在20世纪10年代基本实现定型。其主流创作方式分为个人独撰、同人合撰两种,其中又以新媒体环境下个人独撰作品的特殊形态——跨平台专栏创作最为流行。20世纪初学术文化思想的更新、戏剧改良思潮的涌动直接推动了戏剧批评自觉意识的生成,在娱乐消闲、启蒙教化的双重动机下,以文本拆分、压缩的形式进入报刊场域的梨园花谱也在时人对报刊专栏、专刊等戏剧批评刊载空间的持续开拓中被改造、重构为论理、录事、品人、评剧、述史、考索诸种功能兼备的独立剧话文体。传统话体松散自由的文体结构与报刊传媒开放的时空属性不断磨合碰撞,最终将报刊剧话打造为新媒体平台中戏剧编演、批评、理论联合互动的公共空间,形成了报刊剧话注重现实干预、开放互动的文体品格。

三、理论革新:综合艺术观念下的批评体系建构

清末民初报刊剧话所讨论的戏剧样式横跨花雅、中西,涉及的理论话题也十分丰富。本节对报刊剧话理论革新的探索将主要聚焦于其核心戏剧观念的转变与批评标准、体系的建构过程,并尝试从观念、内容角度对清末民初报刊剧话在中国剧话古今演变脉络中的历史定位作出判断。

“前自觉时代”的报刊剧话虽直接延续了梨园花谱以色艺为考察标准的评伶模式,但在京沪演剧环境差异及载体属性的影响下,其论述范围已逐渐由“品人”扩展至“评剧”。报纸新闻体例的影响令剧话更多地关注到具体的演出事件,同光年间以剧情穿插、机关布景为卖点的连台本戏、灯彩戏等新编剧目在沪上戏园的盛行亦促使文人开始关注起剧作整体的排场处理。《世界繁华报》评剧栏的征文广告将“扮演之优劣、编排之得失”(《本馆投函用纸》)两项标准并列——所谓“编排”既包括剧本情节的处理,也全面涉及场上的脚色配搭、科诨砌末设计等。文人士子在世运变迁中对戏剧编演“以游戏之关目为警世之良规”(《丹桂园新编〈青杨地〉》)的社会功用的关注也促使其在评剧时注目于剧作的命意布局及伶人的戏情传达。于是便有《世界繁华报》之《鼓吹录》评汪笑侬《马嵬坡》“词句极雅”,《花天日报》之《顾曲闲评》评《游张园》“情节甚妙,灯彩鲜明”“扮演认真,描摹尽致”;《采风报》之《菊部新声》尤重《奇梦惊人》“情节之奇巧”,次日又另有单篇剧评赞其人物情节设置“如文法之一反一正,愈逼愈紧”,插科“皆为切中时弊之言”(《观丹桂记口演〈奇梦惊人〉新剧记》)。剧话中的传统剧目批评虽未见情节讨论,但如《笑林报》之《粉墨丛谈》评《回荆州》(1907年7月21日),著者在赏评正角唱做时,亦不忘肯定其他脚色配戏之妥帖。概言之,命意宗旨有关风化,情节穿插引人入胜,脚色选配合理,演员技艺纯熟、唱做传神,科诨砌末安置得当,此即本阶段报刊剧话对于一出好戏的最高评价。这时的小报文人已在市场需求的催动下将传统戏曲叙事、表演批评的思路糅合进剧话写作中,在戏剧批评领域初步勾勒出一个舞台本位、编演结合的综合艺术批评框架。虽然相关批评文字均极简略,但这较之尚未发展出独立评剧意识的花谱已是一大突破。

在戏剧批评进入自觉时代后,时人对提高优伶地位、发挥戏剧社会教育功能的呼吁与域外戏剧理念在本土评剧实践中的应用均直接推动了报刊剧话综合艺术批评体系的进一步扩充。一方面,在演剧以启民智的功利性观念下,戏剧“绘声绘影”“以情动人”(程华平 199、200)的审美特征在时人对戏剧接受机制的空前关注中被反复重申,评剧者们亦多将戏剧视作“全局的学问”

(酒),所谓“事迹情节,与夫段落场数,以及锣鼓之凑合,丝弦之融洽”皆“缺一不可”,“盖其能动人之处,不仅在事情词曲,必色色俱佳,足以烘托之,乃能印入观者脑中,而启其无限之感情也”(立群 49)。剧本的思想题旨在整个剧话批评体系中受到高度重视,伶人打磨唱做技艺的目的在于使“观剧者趣味自生,劝惩有效”(正秋,《丽丽所戏言(续)》),评伶亦“专以能肖古人身分与否定高下”(燕市游民);此外如伶人素质品行、衣冠砌末、随手场面、戏园经营等等,亦全数被纳入剧话的批评视野中,并以诸要素对剧情的配合程度、所收感化民众功效的大小定其优劣。

另一方面,“美术演剧”^⑨观念在与春柳社新剧实践互为表里的徐卓呆《时报》剧话里首次被提出,并在民初剧话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又以冯叔鸾的“戏学”说最具代表性:“合音乐、文学、美术诸般学问而成为戏学;精娴戏学而献其艺于舞台之上者,是之谓名伶;集合若干名伶而演一戏,始能目之为好戏。”(《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23日)在这一观念下,评剧者普遍能够在审美维度对一部剧作从脚本编制、角色选配到舞台表演的全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整体考察,并以导演思维提出中肯的改进意见。就批评标准的构成而言,诸作一方面将戏剧活动拆解为脚本、姿势(动作表情)、声调(唱念)、舞美(服饰、化妆、布景、砌末)各项独立要素,“严脚本结构与演员艺术之分别”(马二先生《游戏杂志》1),另一方面又尤为注重诸要素服务于戏剧整体效果的联络配合关系,追求“剧情”“艺术”“景物”三者间的“相得益彰”之象(马二先生《上海亚细亚日报》1916年5月25日)。域外演剧中负责协调各类演职人员的“舞台监督”一职也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徐卓呆即在剧话中提出该职“不能由优等伶人兼任,盖兼任则剧中主要人物必致不能顾全体之调和”(呆《时报》1910年5月15日)。此外,清末启蒙思潮中已经引起剧界关注的剧场经营、观众心理及评剧问题在民初剧话中也逐渐发展为专门学问。冯叔鸾在《戏学讲义》中率先列出“演戏心理学”之名目,《啸虹轩剧话》对戏园观众、评剧家的素养问题也多有论述。总体来看,报刊剧话至此已建立起全面覆盖编、导、演、观、评各个戏剧环节的综合艺术批评体系,在理论建构方面亦日趋成熟。

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批评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戏剧的文学属性获得了空前关注。对于直接在域外文艺观念影响下生成的新剧批评而言,重视脚本编制自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在理论资源方面,诸作中虽不乏古典戏曲叙事学批评语言的植入,但也有黄远生《新剧杂论》等著同步引入了与新剧艺术特征相适应的编剧理论。而此时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脚本批评的兴起又有其特殊意义——当评剧者们开始以文学眼光审视花部剧本时,清中叶李调元、焦循的案头剧话写作模式又重新被拉回主流视野中,由花谱演剧批评一脉发展而来的报刊剧话此时方得以实现对传统批评资源的全面接续。吴下健儿《戏考》、阿严《花部宵谈》、瘦碧《耕尘舍剧话》等著直接汲取了李、焦二人开创的剧史、本事考据法,并将叙事、表演评论融合于其中,形成了综合艺术维度下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新面貌。郑正秋、何海鸣、冯叔鸾、周剑云、徐凌霄几位评剧家也在这时从文词、剧情两方面初步建立起京剧脚本的批评准则。《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年版)卷上《旧剧脚本之精神》一文可视作京剧情节结构批评的代表作品,其理论资源多取自传统戏曲叙事结构论、文法理论等。在文词方面,冯、徐等人提倡在“慎察旧词来历、考证戏情、参合音节”的基础上将其打造为一种雅俗共赏、明白畅达,“既富有文学的意味,又无修饰之痕迹”(《凌霄汉阁戏谈》)的通俗语言:“盖歌乐之道,本有通俗与达雅二者。词藻典丽,自应让昆剧独步。皮黄音调抗爽宜俗,当使曲词如白话,雅俗咸解,方为能事,更不宜强加修饰成一种似通不通,既不足称雅、又不能通俗之文词也。”(《啸虹轩剧谈·戏剧改良之商榷》)

古代案头剧话写作传统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延续同样体现在专研传奇杂剧的曲话批评的复兴中。以陈栩《古今词曲品》、吴梅《奢靡他室曲话》、王国维《录曲余谈》的问世为开端,承续明清曲家写作传统、以读曲研剧为务的案头曲话逐渐将刊载阵地转移至报刊。1915年后,伴随着表演复兴,昆剧舞台艺术逐渐走入报刊评剧家的视野。自此以后,在综合艺术观念的影响下,案头批评传统最为根深蒂固的曲话亦逐步实现了文本批评与舞台批评的融合。

当我们把报刊剧话批评体系的考察单位整体转换为传奇杂剧、花部戏曲(京剧为主)、外来新

剧三种不同的戏剧形式时,就会发现,虽然同样是在综合艺术观念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批评框架,三者甚至在早期共享着传统案头剧话、花谱菊话所赋予的理论方法资源,但其相互联系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弱。曲话在整个近现代时期始终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对于生存境遇更为接近的各舞台流行剧种来说,当时人对话剧艺术的认识逐渐加深、开始提出建立独立评论标准的诉求时,“严新旧剧之界线”(马二先生《游戏杂志》1)也就成了剧话撰著者的自然选择。概言之,报刊剧话在其自觉伊始所面对的便是与古代截然不同的传奇杂剧、花部戏曲、早期新剧“三足鼎立”的全新戏剧文体格局。民国初年,在启蒙思潮回落、戏剧批评向文艺本位倾斜的时代背景下,报刊剧话在充分接纳传统批评资源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着自身的内容结构,开始尝试在综合艺术观念下建构起与最新的戏剧文体格局相适应的批评体系。这也正是传统剧话、乃至整个中国本土剧论完成现代转型需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评剧家们在报刊剧话创作中对该问题的持续回应亦成为中国剧论古今演变的重要推进线索之一。

余 论

报刊是近现代剧话的第一刊载平台。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综合艺术批评体系在剧话中的萌生与确立亦完全借由报刊载体实现。本文对清末民初报刊剧话演变轨迹的梳理基本能够呈现出这一时段剧话发展的核心面貌。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批评的重要体式之一,剧话在清末民初的这段变迁历史所反映出的恰是古典戏剧理论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当“剧话”一词的文献实指由李调元、焦循的案头之作变为近现代报刊中舞台本位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时,古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的两大重心——“剧本作法”与“表演艺术”的理论进展也日益走向平衡。与此同时,近代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背景中所形成的传奇杂剧、花部戏曲、早期新剧三足鼎立的戏剧文体格局又为中国本土戏剧理论批评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除了部分宏观问题,在作法研究和具体批评的开展中,评剧者均需根据所涉戏剧形式的细部艺术特征建立起与之相适配的独立批评体系。前述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

的日趋分离,正是近现代戏剧理论批评格局这一调整重塑过程的直观呈现。

相较于传统话体著作,我们在考察报刊剧话时尤当注重甄别其所提供的史料、理论信息中隐含的营业性因素,关注言论生成的具体语境。报刊剧话的撰著行为本身也是近现代戏剧史的重要构成环节。以晚清戏剧改良运动为例,既往研究对运动前期理论主张落地途径的关注多集中于戏剧编演实践,对“戏剧批评”这一中间环节反而多有忽略。细察之,《时报》剧话与春柳社、郑正秋剧话与新舞台的演剧实践之间均有着密切联系,郑正秋、徐卓呆等人的剧话撰著正是戏剧改良运动在戏剧批评领域的回响。

本文将考察时段限定于清末民初,意在通过揭示报刊剧话由诞生到定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对其文体属性、理论面貌进行更加全面科学的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探寻更为恰当的报刊剧话研究路径。而就报刊剧话的整体发展历史来看,清末民初的剧话文献仅为冰山一角。报刊剧话在1916年后才真正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仍有大量文献有待于学界的发掘探索。

注释[Notes]

①“话体”之定义,参见黄霖《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所谓‘话体’,是如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小说话一类形式独特、自成一体的文学批评著作。话体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就是既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中诸如序跋、评点、书信、论诗诗、曲谱、词谱、单篇文章等其他文体,也有别于现代有系统、成体系的文学论著,其主要表现形态为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凡论理、录事、品人、志传、说法、评书、考索、摘句等均或用之。”(76)据笔者初步统计,自1872年首篇报刊戏剧批评文章《戏园琐谈》在《申报》刊出起至1949年,约有98%以上的话体戏剧批评作品发表在报刊中。同期问世的单行本剧话仅有四十种左右,且发行时间都在1910年以后,其中又有半数以上是报刊作品的结集再版。

②既往学界对报刊剧话的专门论述仅见于赵海霞《近代报刊剧评研究:1872—1919》、单永军《民国戏曲期刊研究:1912—194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两部专著及其相关论文中。两位学者都对报刊剧话的历史渊源、创作特色有所总结,指出了剧话进入报刊后的专栏化倾向与艺术批评属性,但总体上仍以现象描述为主;单著的考察范围亦限于期刊,未及报纸。

③戏剧学中“曲”的内涵在近现代出版物中存在泛化现象。如苏少卿《寿春壶斋曲话》即以京剧批评为主,“曲”

在“剧本”这一意义层面被使用时也可指称话剧。但就总体情况来看,除“顾曲”一词应用时普遍不设剧种限制外,此种突破传统的做法在当时仍属个例。本文在行文中仍以“剧话”作为话体戏剧批评(包蕴花雅、中西所有戏剧形式)之总名,并以“曲话”作为传奇杂剧话体批评的专称。

④曲话的详细发展进程,参见拙文《曲话文体源流新探》,《戏剧艺术》5(2023):135—148。

⑤据笔者所见,1873年《瀛寰琐纪》第12卷所刊《蝶梦楼诗话》为近代首部报刊话体批评作品。20世纪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狄葆贤《平等阁诗话》等名著在报刊中的连载式、专栏化写作亦有开风气之效。

⑥诸作分见于《世界繁华报》1901年12月7、15、25日《梨园杂录》,《春江花月报》1902年2月20日《月府霓裳》。

⑦该作连载于《时报》1907年2月24—28日,3月2—4、8、9、13、14日,初名“品剧”,署名有笑、冷、白、黑衣,其中“笑”为包天笑,“冷”为陈景韩,均系《时报》报馆编辑。

⑧具体案例可参考《歌场新月》1913年第1、2期“剧谭”栏所刊《话雨楼剧谈》及第1期独立组稿的《贾冯丛谈》。

⑨《时报》载呆《剧谈》:“演剧,艺术也。戏剧,美术也。”(1910年5月6日)“美术的演剧,其要素有四:第一曰科,演剧之精神也;第二曰白,演剧之本体也;第三曰线与色,舞台之中心也;第四曰节奏,此乃舞蹈之要点也(此项指歌舞剧而言)。四者完备,即成美术的演剧矣。”(1910年5月15日)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本馆投函用纸》,《世界繁华报》1901年6月24日第1版。

[“For Our Contributors.” *World Prosperity News*, 24 June, 1901.]

程华平:《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Cheng, Huap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ovel and Opera Theor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呆:《剧谈》,《时报》1910年5月6、15日第5版。

[Dai. “Drama Commentaries.” *Eastern Times*, 6 & 15 May, 1910.]

《丹桂园新编〈青杨地〉》,《游戏报》1898年10月8日第3版。

[“Dangui Theater’s Newly Compiled Play *Poplar Land*.” *Game Daily*, 8 October, 1898.]

《芳尘剧话》,《药风》1919年6月20日第2版。

[“Drama Commentaries from Fangchen.” *Healing Winds*, 20 June, 1919.]

傅谨:《大众传媒与新兴的戏曲批评——中国戏曲文献的

- 体与用研究之四》,《民族艺术》6(2013):12—16。
- [Fu, Jin. “Mass Media and Emerging Opera Criticism: A Study of the Body and Use of Chinese Opera Literature No. 4.” *National Arts*, 6(2013): 12 - 16.]
- 《鼓吹录·记汪笑侬〈空城计〉》,《世界繁华报》1902年12月14日第4版。
- [“Annotated Book: Wang Xiaonong’s Performance of *The Empty City Trick*.” *World Prosperity News*, 14 December, 1902.]
- 《顾曲闲评·记群仙灯戏》,《花天日报》1903年3月3日第4版。
- [“Idle Commentaries on Operas: Latern Opera at the Qunxian Theater.” *Hana-Ten Daily*, 3 March, 1903.]
- 《顾曲闲情》,《游戏报》1901年12月7日第2版。
- [“Leisure Sentiments on Operas.” *Game Daily*, 7 December, 1901.]
- 《观丹桂记口演〈奇梦惊人〉新剧记》,《采风报》1898年8月14日第1版。
- [“Watching *An Amazing Dream* at the Dangui Theater.” *Folk Art Collection*, 14 August, 1898.]
- 《观剧闲谈》,《游戏报》1899年6月21日第2版。
- [“Idle Talks about Opera.” *Game Daily*, 21 June, 1899.]
- 黄霖:《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17):76—81。
- [Huang, Lin.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Study of Vernacular-Style Literary Criticism.”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2017): 76 - 81.]
- 《记桂仙》,《春江花月报》1902年1月28日第3版。
- [“Record of Guixian.” *Spring River and Moonlight News*, 28 January, 1902.]
- 剑云:《三难论》,《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3》,傅瑾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185—191。
- [Jian, Yun. “Theory of Three Difficult Questions.”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Peking Oper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 3. Ed. Fu Jin.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9. 185 - 191.]
- 酒:《品戏》,《长春公报》1911年1月5日第5版。
- [Jiu. “Appreciation of Dramas.” *Changchun Communique*, 5 January, 1911.]
- 《菊部清谈》,《申报》1889年6月16日第2版。
- [“Casual Talk on Theater.” *Shun Pao*, 16 June, 1889.]
- 《菊部新声》,《采风报》1898年8月13日第2版。
- [“New Voices from Theater.” *Folk Art Collection*, 13 August, 1898.]
- 《菊部新谭》,《申报》1886年7月8日第2版。
- [“New Talks on Theater.” *Shun Pao*, 8 July, 1886.]
- 立群:《菊部杂说》,《新朔望报》1(1908):48—50。
- [Liquin. “Miscellaneous Essays on Theater.” *The New Lunation*, 1(1908): 48 - 50.]
- 繆子:《戏评与诗话》,《公言报》1917年11月16日第7版。
- [Liaozhi. “Theater Criticism and Poetry Commentaries.” *Public Expression News*, 16 November, 1917.]
- 《凌霄汉阁戏谈》,《时报》1916年5月17日第5版。
- [“Drama Commentaries from the Lingxiaohan Pavilion.” *Eastern Times*, 17 May, 1916.]
- 刘亮采纂辑:《梨园原序》,《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瑞鹤山房抄本戏曲集》第6册,杜步云选录,何燕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227—242。
- [Liu, Liangcai, ed. “Preface of *Liyuanyua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of Ruiheshanfang Codices of Opera Collections*. Vol. 6. Eds. Du Buyun and He Yanhu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227 - 242.]
- 刘明今:《中国分体文学学史·戏剧学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
- [Liu, Mingji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Different Genres: Theater Volume*. Taiyuan: Shan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 《论〈查潘斗胜〉》,《春江花月报》1902年3月29日第3版。
- [“On Investigating *Pan Dousheng*.” *Spring River and Moonlight News*, 29 March, 1902.]
- 马二先生:《啸虹轩剧话》,《游戏杂志》18(1915):1—20,《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23日第4张第8版、1916年5月25日第3张第7版,《神州日报》1916年8月2日第7版。
- [Mr. Ma Er. “Drama Commentaries from the Xiaohong Studio.” *Game Magazine*, 18(1915): 1 - 20. *Shanghai Asiatic Daily News*, 23 September, 1915. *Shanghai Asiatic Daily News*, 25 May, 1916. *National Herald*, 2 August, 1916.]
- 沈芳尘:《评剧界之花花絮絮》,《笑舞台》1918年5月16日第2版。
- [Shen, Fangchen. “Pieces of Interest from the Theater Circles.” *Laughing Stage*, 16 May, 1918.]
- 谭帆 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 [Tan, Fan, and Wei Lu. *A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Theory (Expande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21.]
- 天行室主:《评剧之意义及其分类(四)》,《春声日报》1921年6月2日第2版。
- [Tian Xing Shi Zhu. “The Significance of Dramatic Criticism

- and Its Classification (4).” *Chunsheng Daily*, 2 June, 1921.]
- :《评剧之意义及其分类(五)》,《春声日报》1921年6月3日第2版。
- [---. “The Significance of Dramatic Criticism and Its Classification (5).” *Chunsheng Daily*, 3 June, 1921.]
- 吴存存:《清代梨园花谱流行状况考略》,《汉学研究》26.2 (2008):163—184。
- [Wu, Cuncun. “A Study of the Popularity of the Flower Regist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inology Study*, 26.2 (2008):163-184.]
- 《啸虹轩剧谈·戏剧改良之商榷》,《时事新报》1914年5月13日第4张第2版。
- [“Drama Commentaries from the Xiaohong Studio & A Discussion of the Theatre Reform.” *The China Times*, 13 May, 1914.]
- 燕市游民:《剧界闲谭(续)》,《顺天时报》1908年9月8日第5版。
- [Flaneur of the Yan City. “Drama World Leisure Talks (Continued).” *Shuntian Times*, 8 September, 1908.]
- 亦佳:《画报与剧评之关系》,《大亚画报》201(1929):7。
- [Yij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ctorials and Theater Criticism.” *Daya Pictorial*, 201(1929):7.]
- 张天星:《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1833—191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 [Zhang, Tianxing. *The Press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33 - 1911*.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赵海霞:《近代报刊剧评研究:1872—1919》。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
- [Zhao, Haixia. *A Study of Modern Newspaper Drama Criticism: 1872 - 1919*. Jinan: Qilu Press, 2017.]
- 正秋:《丽丽所戏言》,《民立报》1910年11月26日第6版。
- [Zheng, Qiu. “Drama Commentaries from the Lili Studio.” *Civil Liberties Daily News*, 26 November, 1910.]
- :《丽丽所戏言(续)》,《民立报》1910年11月27日第6版。
- [---. “Drama Commentaries from the Lili Studio (Continued).” *Civil Liberties Daily News*, 27 November, 1910.]
- :《粉墨场中之杂货店》,《民立画报》1911年6月5日甲版。
- [---. “The Grocery Store in the Theater World.” *Civil Liberties Pictorial*, 5 June, 1911.]

(责任编辑:程华平)